

一位 S/M 皮衣女同志的告白

Carol LeMasters 專訪，Knox 翻譯

以下是 2001 年三 / 四月號的同志期刊 Gay & Lesbian Review(以下簡稱為 G&LR)中對一位 S/M 皮衣女同志 Carol LeMasters(以下簡稱為 CLM)的專訪。轉載請取得本站同意。

G&LR：首先，請你先描述一下你所參加的施虐 / 受虐(S/M)組織。

CLM：像「荆棘薔薇(Briar Rose)」就歡迎各種性取向的女性，而「甜蜜痛楚(Sweet Misery)」則絕大多數由女同志所組成。只要是多數由女性組合而成的團體，它們的規模都不大而且氣氛親密。至於本地的「全國皮衣協會」(National Leather Association, 簡稱為 NLA)分會就不同了，它的規模較大，組織份子也較多元化，包括了男性、女性，同性戀與異性戀。這些組織裡的成員流動性是蠻大的，來來去去的人不少，當然也有些核心成員是一直都很活躍的。

G&LR：為什麼人們會想加入這些組織呢？

CLM：S/M 團體並不是只為了讓人尋找性伴侶而已，它們的存在是為了讓你能找到支持你的認同的朋友。多數的施虐 / 受虐者要等到他們三、四十歲了才會承認他們喜歡 S/M，所以之前有很長一段日子他們都是在孤獨中度過。S/M 組織提供機會讓成員們彼此交換經驗，學習各式各樣技巧或分享各種資源。因為喜歡 S/M 或戀物癖的人都是少數民族，這些組織提供了一個友善的環境讓同好們可以找到另一半——不管是進行 S/M 活動的玩伴或是發展情感關係的愛人。

由於這些團體成立的目的之一就是讓成員們彼此分享資訊，老手們通常會實際示範不同的技巧，像是怎麼綁人啦，或是如何鞭打玩伴而不傷害對方等等。指導你自己動手做玩具的工作坊也相當的受到歡迎。當新成員被邀請到私人聚會時，他們就可以經由觀察其他人是怎麼玩的來學習安全的技巧。我們也會邀請演講者來探討不同的主題，像是芝加哥的「皮衣一族資料庫」(Leather Archives)，或是探討家庭暴力和雙方都同意的 S/M 有何不同。聚會場所之外的活動則包括了走訪我們州裡各個(S/M 族玩樂用的)私人牢房；參加在俄亥俄州南部舉辦的文藝復興節(Renaissance Festival)；或是參加「鵝毛筆(Quills)」電影首映會，「鵝毛筆」是部關於 S/M 祖師爺薩德侯爵(Marquis de Sade)的片子。

G&LR：除了那些額外的活動，這些組織通常在哪裡聚會呢？

CLM：因為多數由女性組成的團體規模較小，她們會在不同成員的家中聚會。至於規模較大的「全國皮衣協會」本地分會則使用過許多不同的地方，像是男同志的 S/M 酒吧，或是同志的社區活動中心。

G&LR：這些組織對它們的成員來說，有發揮什麼社會甚至政治上的功能嗎？

CLM：這些組織滿足了相當大的社會需求，提供同好們機會很自在的認識彼此。有的則專注於不同的需求，像是追求自我成長，或是不同的支持團體，甚至也有宗教性質的。藉由舉辦全國性的集會，還有出版全國性的刊物，皮衣一族的組織讓新來者明瞭社會上有著廣大皮衣家族的存在。至於在政治上，S/M 組織在對抗檢查制度及歧視方面一直是非常有戰鬥力的。遺憾的是，S/M 愛好者仍會在工作上或爭取小孩監護權時遭遇到不少的偏見，甚至在同志組織內也免不了如此。

G&LR：什麼樣的人比較會加入 S/M 組織呢？

CLM：S/M 組織的成員是超乎你想像的多樣化的，這也是為何 S/M 組織那麼吸引人的原因之一。「全國皮衣協會」就一直有來自各行各業的成員，像是女同志啊，扮裝愛好者啊，變性人啊，男同志啊，各式各樣的戀物癖都有。對皮衣施虐，有的人是淺嘗即止，有的人則愛感受深刻的痛苦。對於部分的 S/M 愛好者來說，像「上方／下方(top/bottom)」或「支配者／服從者(dominant/submissive)」的角色是可以隨意變換的，但有些人則會堅持全心投入某一固定角色的生活型態。

G&LR：喜愛 S/M 的人會將自己視為某種獨特的次文化(subculture)，甚至是相對於主流社會的反文化(counterculture)的製造者嗎？

CLM：對於部分的人而言，S/M 是很個人的一件事，可以增添性生活的趣味性。其他覺得在情感上需要歸屬於某個族群的人則認為加入 S/M 家族是因為它有其獨特的文化及發展史。「族群」、「皮衣一掛的」，不論是什麼詞都好。甚至還有一個為退休後的 S/M 一族成員興建老人之家的募款活動，那是為了讓他們退休之後也能不受歧視的自在生活。

G&LR：從你以上幾個回答看來，S/M 的團體似乎不只是全國性的，而且相當的有組織。S/M 團體到底分布有多廣又多組織化呢？

CLM：由於男同志皮衣俱樂部跟皮衣吧的傳統由來已久，男同志們的 S/M 組織結構是最健全的。而除了在大都市之外，女同志及異性戀的 S/M 團體的能見度就沒有那麼高。還有些施虐／受虐的實踐者是完全不認同，並且撇清跟皮衣文化的關係的。事實上，當連什麼是 S/M 都還很難去定義時，要對 S/M 一族做出什

麼統計數字也是很困難的一件事。甚至有些人，當你指出他們愛做的就是 S/M 時，他們是會嚇一大跳的。對你的愛侶打屁股或拳交算是 S/M 嗎？就看你是如何進行或賦予它什麼意義了。

唯有當你參加過全國性的集會後，你才能明白 S/M 文化到底有多普遍而且多元化。全國性的集會從全國各地吸引各個種族和各個年齡層的人來參加。就拿我本身的經驗來說吧，我永遠也無法忘記 1990 年第一次參加「全國皮衣協會」的全國大會所帶給我的那種興奮心情，多達六百位皮衣一族的代表簡直就像是佔領了芝加哥鬧區的那間飯店和附近的餐廳似的。

G&LR：S/M 現象是不是只存在於都市地區呢？

CLM：其實就跟同志們要出櫃所遇到的困難是一樣的。如果你被困在個小鎮上的話，你自然會想往大都市尋求你比較可能會得到的支持。S/M 團體的確在大都市較有發展，它們會吸引鄰近地區甚至是隔壁州的人來參加。

G&LR：女同志世界又是如何看待這些 S/M 團體的呢？它們被視為女同志世界的一部分，或是其中一個怪異的次文化？

CLM：在 1980 年代及 1990 年代初期，女同志族群幾乎被「女性主義性戰爭」給搞的四分五裂。色情產物、S/M、還有所謂怪異的性行為，都被視為對女性的暴力。我在 1985 年承認自己是 S/M 的愛好者，這對我的社交生活而言，無疑是自殺式的行為，朋友們及前幾任愛人都不再跟我說話，別人還要求我不要再參加女同志的支持團體。在同志驕傲日當天也有人叫我不要加入他們的遊行隊伍中，因為他們認為我「鼓吹暴力」。女性主義的刊物還限制刊登我的作品。

然而過去十年來，對女性情慾的態度已經有很大的改變。像 *On Our Backs* 這種廣受歡迎的刊物也鼓勵女同志們不需要害怕自己的性幻想，反而應多開發其中的可能性（比如說，帶上假陽具並不表示你就想成為男人）。一度拒絕陳列 S/M 出版品的女性主義書店現在居然賣起情趣用品來了。而即使在不實行 S/M 的女同志身上，你也不難發現她們刺青、穿洞、或者穿上皮衣。大致上，年輕一輩的女同志們似乎並未感受到以前隨著喜歡 S/M 而來的罪惡感及打壓。

我曾聽人說「性戰爭」已經結束了，但女同志世界仍未張開雙手擁抱喜愛 S/M 的女同志們。話又說回來，情形跟以前比起來，已經改善了不少。現在我可以是女性主義團體委員會的一份子，也不用跟以前一樣那麼努力抗爭才得以出版我的作品。所謂兩情相悅的 S/M 行為跟家庭暴力是天壤之別的，而 *BRAVO*（也就是我們同志的反暴力組織）在教育同志朋友們認識這兩者的差異上，已經有相當大的成效，十五年前可絕不是現在這樣的。

G&LR：女同志團體與男同志們的關係又如何呢？

CLM：在我們俄亥俄州哥倫布市(Columbus)這裡的男同女同團體一直都合作得很好，而 S/M 團體也是這樣的。我去男同志的皮衣吧或情趣用品店時絲毫沒有不被接受的感覺。我以前住在克里夫蘭(Cleveland)及印地安納波里(Indianapolis)時情況就差多了。

G&LR：外人常常替你們這一群人貼上「皮衣女同志(leather-dykes)」的標籤。你對於這個字有何看法呢？皮衣文化在女同志世界裡到底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

CLM：皮衣對於 S/M 愛好者而言，具有相當特殊的意義，但並非所有愛好 S/M 的女同志都會穿上皮衣，而穿著皮衣的人也不代表就愛搞 S/M 這一套。部分女同渴望被所謂主流價值接受，有些則相當享受她們「性叛逆分子」這樣的形象。有些認為她們只是對非主流的性遊戲有興趣罷了，她們最主要還是認同女同志此一身份；另外一些女同志則不希望被貼上任何的標籤。我自己屬於那些認為 S/M 不只是性遊戲，S/M 根本就跟異性戀或同性戀一樣，是一種性取向的人之一。我喜歡跟女人在一起，沒錯，但我最主要還是認同我 S/M 一族的身份。我不會針對性別這件事大做文章，而且實在太難找到好的支配者了。

G&LR：愛好 S/M 的女同志們有認同的對象嗎？

CLM：在 1980 年代後期和 1990 年代初期，我們實在相當渴望模範角色的出現。在一座大學的圖書館裡發現了 Pat Califia 的作品，給了我出櫃的勇氣，當時我簡直無法相信有女同志敢大刺刺的承認那種文章就是她寫的。現在 S/M 一族已經較有規模而且組成份子也比較多元化了。這些年來我也讀了不少其他 S/M 作家的作品。舉例來說，Wickie Stamps 的作品就曾深深的打動了我，因為她居然有勇氣在同一篇文章裡討論她的 S/M 愛好與她童年遭到虐待的經驗（S/M 愛好者經常被貶為只不過是性虐待的受害者而已）。到現在，要對我產生影響力的人並不一定得是女性不可。比如說，我最近就從 Fakir Musafar 的作品裡獲益不少。Musafar 是位已經七十多歲的 S/M 愛好者，他讓我相信 S/M 不只是性方面的經驗，更重要的，它已經是一種宗教靈性的體驗了。

G&LR：一般的讀者可能會覺得你好像用了一大堆跟 S/M 有關的奇奇怪怪的詞彙。S/M 世界是不是真的有很多外人聽不懂的行話呢？

CLM：每種文化爲了要區別自己人與外人的不同，總會發展出一套獨特的語言來，所以 S/M 一族就有了像「支配者」、「服從者」，「玩樂派對(play parties)」，和「玩樂場景(scenes)」之類的名詞來。我最喜歡的就是「泛性(pan-sexual)」這個字了。與其使用同性戀、雙性戀、或異性戀等字，「泛性」這個字更能讓人了解，

性向這件事並不是說有固定的種類可以讓人很容易對號入座的，而是指每個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傾向和不一樣的癖好。有段時間我還希望「酷兒」(queer) 這個字能包括所有的人，而不只是指男同志的時髦用語而已。

G&LR：是什麼動力使你願意共同創立這些組織呢？

CLM：當我協助創辦「荆棘薔薇」時，我主要是想找到像我一樣的任何人。我那時迫切的想與人分享我的幻想和慾望、找尋新朋友與新伴侶。1985 時，我曾與一位尚未出櫃的支配者有過關係，她本來就有的另一半是位婦女研究的教授，根本就極端厭惡 S/M。長達九個月的時間，除了我的姐姐和最要好的朋友之外，沒有人知道我跟她的這段情。我幾乎翻遍了整座圖書館，想找出任何對我有幫助的資料；那就像第二度出櫃一樣，只不過比第一次更痛苦，因為根本沒有適合我當時狀況的支持團體，書面資料也少的可憐。

當那段關係結束後，我決心大方承認自己就是喜愛 S/M，並且也找到人願意一起發起新的團體。我們都不太有經驗，但是學得很快。我有時候可能才說，「下禮拜在我家可能沒辦法舉行鞭打示範了」，可是下個星期我們真的就弄了一場出來。我們討論彼此的幻想，造訪色情片出租店，只要是女性拍的情慾片子我們都不放過，並且穿著皮衣就闖入 T 吧裡來宣示我們的存在。

我對整個皮衣女同志族群有更深的認識，是在參加了密西根女性音樂節之後。這個音樂節每年都吸引數以千計的女同志參加，S/M 女同們有她們自己的營區，我連續三天參加了不少的工作坊、派對、和討論會。等到 1990 年代中，哥倫布市的「全國皮衣協會」分會終於成立時，我已經準備好為一個能廣納成員的機構做出更多的貢獻。除了女性外，我也接受男性作為我 S/M 活動的玩伴。不論異性戀或同性戀，我想多了解情慾的各種可能性，並且支持鼓勵那些剛出櫃的人。

G&LR：不是 S/M 一族的人很難了解它的吸引力到底在哪兒。對於那些只有「純粹性(vanilla sex)」(也就是所謂「正常的」性)的人，你有什麼話要說的嗎？

CLM：在許多方面，承認自己是 S/M 一族的一份子，就跟改信別種宗教是一樣的重大改變。你沒有辦法再用同樣的態度來看待性事了。S/M 所看重的，是感官的感受，而不是一定得達到高潮不可，這是外人最無法了解的一點。不是說高潮不好，而是有許多其他的情色經驗也是可以同樣強烈的。S/M 愛好者對於性總是懷抱著好奇心：有些感受是令人愉悅的，有些是使人痛苦的，有些則就是會讓人感到好奇有趣。

S/M 通常會讓男同志、女同志和異性戀、同性戀間的界線變得不是那麼的清楚。皮衣一族的世界是少數你可以看到同男和異男一起社交的地方。正因為焦點不是放在獲得高潮而是在得到各種不同的性經驗上，性別的界線便顯得不是

那麼的重要。如果你只是想多獲得享受痛苦的經驗的話，那麼你的支配者是男是女似乎並沒有什麼差別。看到男同志跟女同志玩在一起也不用太大驚小怪。

就我而言，女同志團體間對 S/M 不同看法所造成的爭議，反而有助於解放所有的女同志。「性不過就是一種玩樂而已」的這種想法，讓許多女同志都感到如釋重負，因為她們以前一直被「先有愛，才能有性」的觀念綁得死死的；單純的因為性而享受性，並無不當。

G&LR：S/M 一族在近十年來經歷了什麼變化呢？未來的方向又是如何？

CLM：當我在 S/M 世界裡剛出道時，支配者、服從者的角色是比較固定的，有好些年我老是覺得我必須努力證明我就是扮演某種角色的料。如同其他逐漸成熟的族群一樣，皮衣文化也逐漸發展出屬於它自己的獨特階層與規則。S/M 團體要是把每件事都看得很嚴重的話，麻煩就會隨之而來。在皮衣一族世界裡，很多人太講究技巧和裝備了，而這些人常常忘記了那些東西並不代表你就會有好玩的性。

過去十年以來，S/M 族群不斷的成長，組成份子也越來越多元化。舉個例子，一度只收男性的皮衣俱樂部現在也歡迎女性同胞(不管是異性戀或同性戀)的加入。你可以選擇扮演的角色也更多樣化了，而且近年來，我看到不少支配者發揮引導新人進入這個全新世界的功能，而不只是想宣示他的權威罷了。做為一位年紀漸長的 S/M 愛好者，我在 S/M 世界裡覺得悠遊自在，因為在這裡，我的歲數及經驗都是寶貴的資產。在整個性的領域裡，S/M 一族特別的勇氣、容忍、好奇心、跟幽默感，都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我最主要的身份認同是 S/M，而且跟 S/M 家族一直保持密切的關係。但在近年來，我也不時從非 S/M 愛好者中去找尋愛人，這讓我重新體驗了剛出櫃時的那種新鮮感。我偏愛找那種完全沒有經 S/M 文化洗禮的新手，因為他們的反應是最直接而未經掩飾的，畢竟，女同志族群往往比男同志們更嚴重的屈服於所謂社會主流價值。我在 S/M 世界裡覺得非常的自在，主要並不是因為我們都是一個樣子，而是因為在那兒，每個人都可以放心的跟別人有所不同。